

《童年的上海》阐述

初衷：

《童年的上海》剧本，将会根据彭小莲发表在 2013 年第三期“收获”杂志上的中篇小说《童年，四季的秘密》改编。这是一次童年记忆，这些童年留影表现出那些特殊岁月里的“日常生活”；以及充满了人情味的爱情故事。

在彭小莲的电影和作品里，都很少表现爱情，特别是她的小说和非虚构写作，她着眼表现上海的各个层面，各栋房子以及住宅区域里的人物。可是在她的《童年，四季的秘密》里却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爱情故事，通过一个完全懵懂孩子的眼睛，展现出一个她不能理解的男女爱情。为此，她只是在自己的非虚构作品《他们的岁月》里，用很简单的几行字，表达了那时候，在她家里发生的故事，以及她完全没有意识清楚的爱情。

竟然是在十多年以后，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在和王安忆喝咖啡的时刻，王安忆却对这短暂的几行字，保留着深刻的记忆。她以一个读者独特的感受，想象着这对人物关系，然后谈着她的感受，她有一种少有的敏感和准确性，会以一、两个简单的措辞，把一种显得有难度的问题，说得明确且通俗，直指本质。当时，彭小莲正在跟她说，看见安忆写的散文，说到她写的舅舅有多么感人，并且列举了作品里，那些看似普通却非常准确的细节。没想到王安忆完全不以为然，她说：那都是日常生活。

彭小莲吃惊地问道：可是，我怎么在自己的生活里，老是看不见这些呢？

安忆说：那是你们家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，谁家像你们家那样的？你没有日常生活。

这是让我们这一代人都会给予顿悟的提示，因为在少年时代受到的教育，习惯了“假大空”的概念写作，接受的是八个样板戏的教育，所以“日常”就下意识地在创作中消失了。那对于彭小莲，她的日常生活，又该是怎样的？她愣在那里。然后，安忆又说：你的《他们的岁月》里，就两行字，写的一个细节，给我印象特别深，你可以写一个很好的中篇。

“哪两行字啊？”她自己全然没有意识。

“就是，你说到，在你们家监督你们的那个小警察，最终和小保姆谈恋爱的事情，多有意思的人物和故事啊！”

.....

事后，彭小莲说：“当时，我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对于安忆实在有了一份崇拜。她真的是一个作家的眼光，不仅在生活里，即使在读别人的书的时候，她都会看见故事，想象故事里，这些人物可能的走向。可我从来没想到，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。原来，在我这样的家庭，我可以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‘日常’，而这个日常同样是可以非常有情感，有人情味且又非同寻常！”

故事的价值和意义：

实际上，故事发生的时间，是彭小莲还没有过上两岁的生日，所以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，没有清晰的记忆，更多没有明确的说法，在这模糊中又混杂着亲

情时，生活变得像虚构的，又是纪实的，最后又走向非虚构，它们全部都搅和在一起，作者自己竟然会常常在这中间迷失。直到她拍了纪录片以后，才越来越喜欢阅读非虚构的作品，然后她也从写小说、编剧本，走向了写非虚构的作品。因为她终于发现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，远远高于所有的想象力，因为现实中的细节，完全不是坐在屋子里就能想象出来的故事情节；但是这个小保姆和警察的爱情故事，彭小莲并没有太深刻的记忆，毕竟那个时候年纪太小。于是，她打电话去问了在加拿大的姐姐，她已经 70 多岁的人了，那时候她在市三女中住校，回家的时候，会在蛛丝马迹里，看见各种秘密。于是，通过与她的交流，让彭小莲重新感受到当时家里的氛围，以及发生的琐琐碎碎的事情。现在，她明白了，那就是“日常”，是属于彭小莲家庭，独特的日常。

对于她，记忆最深的，还有就是对父亲的思念，她只知道“父亲出差去了”。那是个没有止境的旅途，她一直在那里盼望着出差归来的父亲，于是渐渐的小保姆、小警察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甚至是栩栩如生的。特别是家庭里，那种神秘的安静、紧张，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，她依然记忆犹新。

当王安忆给予她提示以后，同时给予她很大的空间和想象力。她意识到，生活中最好看最动人的东西，就是日常细节，在细节中传达出人与人的关系、交流和情感。而彭小莲的日常生活，是和政治纠结在一起的。

她在“收获”微信公众号的创作谈里，特别提到：“这让我认识到，这就是我的‘日常’生活。于是，就是在安忆的启发下，我开始写这个小警察的爱情故事。这首先让我想起，60 年代苏联电影《第四十一个》，讲述的是一个红军女战士，击毙四十个白军敌人，在最后一次押解一个白军军官的时候，船只破裂，他们俩漂流到荒岛上，在没有人的地方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回到原始人的状态，那里没有阶级，更没有阶级斗争，只有人与人和大自然的生存关系。从最初的仇恨，到经历了互相帮助，互相关注，只剩下人的本能时，他们相爱了；也就在这个时刻，白军的船只开来了，军官激动地冲入大海，大声喊叫着，他说：我们有救了。军官同时召唤着女兵，让她赶紧一起跑。可是女兵站在那里不动，当她发现是白军的船只时，她让他不要跑！但是军官拼命朝那艘大船跑去，在大海里，军官挥舞着双手。这时候，女兵举起了她的长枪，瞄准了军官，把他击中，倒在大海里死了。这正是女兵击毙的第四十一个白军，她冲进大海，抱起白军军官大声喊叫着：我的蓝眼睛，我的蓝眼睛。但是，蓝眼睛再也不会睁开，他死了。

“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在电影学院看的片子，看完以后，大家不断地争论着，这可能吗？这个爱情可信吗？一个革命女战士怎么会爱上一个白军军官。总之吵得不亦乐乎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一点，人性永远是超越阶级性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有没有‘无缘无故的爱’，但是人性之爱，是人类历史不能不进入的最后状态。

“就这样，我理解了小警察和小保姆的爱。在现实生活里，小警察最后离开我们家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察觉出我母亲没有反革命行为，是因为他和小保姆谈恋爱了。他觉得在我们家太不方便，等到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人性的状态时，他的阶级斗争意识的‘神经’一定会放松的。小警察顿时觉得在我们家很无聊，甚至连周末都要‘监视’我母亲，不能出去玩。人性的愿望冒出来了，最后他找了很多借口，关键是向公安局领导汇报，没有发现母亲的任何反革命言行；那个年代的人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有一份善良和诚实。

“于是，在写小说的时候，我把小警察的很多过激的‘革命’行为，都描述

为他对革命的忠诚，他坚信他在于着革命事业。这里他不仅是认真的，同时又是那么的单纯，他的诚实，还有他的盲目，这些都构成了他对小保姆全身心的爱，这个爱一定也是认真专一的。因为在特殊环境下的爱情，让他们也经历了磨难，最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“当我结束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时，我知道，我自己已经从童年的恐惧里走出很大一步，我认识到了在那么黑暗的年代里，人性的美。而这个美是超越了我从小受的教育，超越了现实的残酷，更是超越了我自身的局限。实际上，我一直想再见到王安忆时，跟她说一声谢谢。但是，事后我真的见到她时，却开不出口，我不会当面夸人，总觉得会显得非常肉麻，但实在是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，就是我的经历和生活里，缺少‘日常’的东西。所以，我在写这个小说，甚至在写我下面一个剧本《请你记住我》的时候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，要放入‘日常’的细节，和人物的动作线。因为‘日常’太容易被人忽略，可是一旦能够抓住一个准确的‘日常’的细节，任何一个故事和人物就活了，这个‘日常’似乎在我们成长的生活中，被一些‘宏大’叙述的呼喊忽略了。当我寻找到‘日常’的东西以后，人物就会在‘日常’的细节中立体起来，他们的情感表达，也变得栩栩如生。

“我一直在回避自己的童年生活，因为我没有看见‘日常’的东西，因为阴暗的童年，让我害怕回忆往事，我不知道即使处在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里，依然会有属于我的‘日常’。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，当我有了自己的阅历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一点了，我可以面对这一份‘日常’，并记录下它，一种在纠结和还原基本人性、还原普通人生活中的努力！当我找到人性中最美好日常和细节时，那就可以表现出：人性的脆弱、人性的代价、人性的可能性。”

计划：

彭小莲是一位极其认真且有点执拗的导演，她总是执着于自己理解的东西去创作。她拒绝拍摄她不了解的生活和人物，所以她更着眼于拍摄现实主义题材。哪怕是在拍摄《上海纪事》时，距离她的生活并不遥远，她也做了大量采访，不仅采访了曾山秘书的孩子，听他们讲很小的细节，比如当时，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在上海通用时，曾山在小饭铺吃完饭以后，让警卫员用背着的米袋，用大米付账；接着她采访很多老资本家，对于解放军睡马路，不是单纯地表现，而是让一个年轻资本家在坦克震动开进城以后，清早，打开花园的小门，看见解放军睡在马路上，他完全被惊着了，他的第一反应，是跑回屋子，让保姆给解放军送热茶水，但是连长拒绝了，他说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这些后来都出现在她的影片里，她喜欢从细节着眼；然后她在档案馆蹲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查看当时的资料，从蒋经国向市民道歉的演讲词开始，具体到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内容，都一一做了记录，最后用市民听广播的场面，表现了蒋经国打老虎失败的经过。

对于这次有时间距离的创作，她同样希望能把握得更加准确，因为这是进入一个家庭的现场，每个人物必须设置得细腻，准确。为此，她特别邀请了王安忆作为剧本创作的文学顾问。在手机短信上，王安忆简单地给予了回答：好的，没问题。安忆

这对我们是一次鼓励，因为王安忆的擅长就是细节，她总是在细节里建立起人物和故事的关系，以及这些人物的日常状态。我们都希望这个《童年的上海》不仅仅是单纯表现一个童年的回忆，它也是一个温馨的爱情故事，同时又是每一

个人在那个时代的真实表现。彭小莲自己也说，她的故事，不需要太多观念的东西，因为观念会把角色的人性淡化，她最需要的是，通过孩子的眼睛，通过一个单纯的爱情和家庭矛盾，让观众享受一个拥有人性的故事，而不是展现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。彭小莲试图从人性的处境中，从他们自身的情感和人物个性里去打动观众。

努力花半年的时间，在小说的基础上，有王安忆的直接顾问，打造一个精致的电影剧本，真正做一个纯上海的，不仅是原创的，更是具有艺术、人文特色的剧本。这样，电影就可以有一个扎实的根基，在进入筹备和拍摄的时候，真正把影片提高到一个可观的层次上。

导演/ 作家简介

彭小莲，独立签约导演。彭小莲的母亲曾翻译过 70 多部苏联影片，父亲曾是左联作家、鲁迅学生，后卷入“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”被打成反革命，1980 年平反。

1969 年 江西插队 9 年。

1978 年 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

1982 年 毕业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；

1989 年 入纽约大学 Tisch 艺术学院电影学院

1994 年 纽约大学获 MFA 电影制作学位。

拍摄作品：

1986 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 - 导演

金鸡奖最佳儿童片/童牛奖最佳影片/最佳导演/最佳摄影/最佳剪接

1987 《女人的故事》 - 导演

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/法国国际妇女电影评审团大奖

1996 《犬杀》 - 导演

1999 《上海纪事》 - 导演/联合编剧

政府奖最佳影片/金鸡奖最佳置景奖/金鸡奖九项提名

2000 《可贵的魔伞》 - 导演/编剧

童牛奖最佳特技

2001 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《满山红柿》第二阶段导演/剪接

NHK 十佳纪录片之一

2002 《假装没感觉》导演/编剧

意大利都灵国际妇女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/最佳导演/最佳女配角

2004 《美丽上海》导演/编剧

金鸡奖最佳影片/最佳导演/最佳女主角/最佳男配角/最佳编剧提名

2006 《上海伦巴》导演/编剧

上海文化基金电影制作资助

圣彼得堡中国电影节开幕式影片/华盛顿中国电影节闭幕式影片

2008 《我坚强的小船》 导演/编剧

上海文化基金剧本扶持/美国 AOF 独立电影节 最佳外语片奖

2003-2009 年完成纪录片《红日风暴》导演/编剧/制片

2016 纪录片《把人字写端正》导演/编剧/制片

2016 《请你记住我》导演/编剧

上海文化基金重大题材剧本扶持/上海电影基金资助项目

业余时间，作为专栏作家，彭小莲给《随笔》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《海风》写作。2016年发表了两篇非虚构中篇作品：一月，在“上海文学”发表了《记忆的颜色》；十月，在“钟山”发表了《书斋外的学者》。

书籍出版：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2017年 | 影评集 | 《电影，另一种审美的可能》 | 北京后浪出版社 |
| 2016年 | 中篇小说集 | 《喧嚣背后的角落》 | 华师大出版社 |
| | | 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 | |
| 2015年 | 非虚构长篇 | 《不要给我讲故事 我需要的是人物——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·奥特曼》 | 北京后浪出版社 |
| 2014年 | 非虚构长篇 | 《荒漠的旅程》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|
| 2013年 | 影评集 | 《电影，另一种选择的可能》 | 华师大出版社 |
| 2010年 | 影评集 | 《电影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》 | 上海书店出版社 |
| 2007年 | 非虚构长篇 | 《理想主义的困惑》 | 华师大出版社 |
| 2005年 | 长篇小说 | 《美丽上海》 |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|
| 2004年 | 中篇小说集 | 《回家路上》 | 上海百家出版社 |
| 2001年 | 非虚构长篇 | 《他们的岁月》 | 上海文艺出版社 |